

散文

诗歌

父亲的车站

■郭宗忠

昨天和母亲通电话，让父亲接电话时，母亲说：“你爸挪不动步了，半天走不过来，别让他接了。”心里一酸。夜里偏又梦见父母身体像以前一样健康，母亲也能下床走路了，父亲在天井里健步而行。

如果回到那样的时光该有多好，可是，岁月就是这样无情。母亲已经不能下床两三年了，起初是父亲一个人照顾，等大哥退了休在父母身边了，才缓解了父亲的一些压力，但是，夜里伺候母亲，还是父亲独自支撑。

这几年父母亲都衰老得快，那个乐观的每天哈哈大笑的父亲，也突然变得沉默了许多。我们每次回家，都会发觉父亲每次挪动的步子越来越小，而且坐一会儿再站起来时，得几次扶着沙发把手才能起来。

离开家回京，父亲还是坚持送我们到大门的台阶上，父亲的大手紧紧地抓住我，与其说是与我握手告别，倒不如说是他的整个重量要依靠在我手上。父亲实在无力支撑自己了。我把父亲搀扶回家，扶着父亲坐下。再起身离开时，我不敢回头，感觉父亲又在用手撑着沙发扶手想站起来送我，我忍着泪，还是摆摆手走了。

梦见了父母亲，突然想起我在东北当兵



小小说

摇摇欲坠

■葛有杰

我把自行车放到车棚里，打开办公室的门，接杯热水刚准备喝，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我一看，是局长打来的。按照惯例，局长这时打电话肯定是有紧急的事情安排。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是小葛呀，你上班还挺早的。你赶紧去天顺来大酒店三楼会议室，那里有个什么现场会，你替我参加。我昨晚喝高了，现在头还晕着呢，八点半的会，别迟到了，到那儿签我的名。”局长的酒气在电话里似乎都能闻得到。

我一看表，八点十六了。局长呀局长，你让我去开会倒是早点儿说呀。我骑着自行车，拎着茶杯，往会场飞驰而去。

好在天顺来大酒店离单位不算远，几分钟就到了。到了酒店门口，一个小保安把我拦住了：“你是干嘛的，骑个自行车瞎闯啥，市、县领导在这儿开会呢！闲杂人员不准进入！”那语气俨然他就是市县领导。

“谁是闲杂人员，我来开会的，我是XX局长兼党委书记。”

“哦，局长，你快进去吧，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您的自行车放在东北角，小心，别碰着其他局长的车。”

站在门卫后面的几个年轻人忍不住笑

了。他们有些面生，估计是其他局长的司机吧。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守纪律，懂规矩，要做个清正廉洁的党员干部。按照职务的高低，一个领导接着一个领导讲话，这意义那方案的讲了一大堆。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局长拿着一张报纸兴冲冲地走进我们办公室，大声说：“小葛，快看，咱单位上报纸了，我上报了，头条！”办公室的人立刻围上去看。

是当天日报，题目是《清正廉洁当如斯》，“XX局局长急急忙忙、满头大汗来开会，身边那辆有点破旧的自行车尤其引人注目。一个有几百人的大单位的领导竟然骑着自行车来开会。什么是清正廉洁？这就是。他是这次会议唯一一个骑自行车参会的领导，这样的领导即使在全市也很少见。更令我们记者动容的是局长的茶杯。我们查了查那款杯子的价格，七块八角，而其他领导的杯子都在百元以上……这是不是偶然？我们询问了酒店的保安，保安反映‘他是哪个单位的领导俺不晓得，但我经常看到他骑着自行车拎着茶杯来开会’。”

原来，门口那几个年轻人是来暗访的记

二哥说那时候那个恨啊，没想到父母亲这样无情无意。到了济南车站，二哥连一点儿煮鸡蛋和炒花生米也带不动了，顺手扔在路边的垃圾筒里。二哥带病按时回到了部队，受到部队表扬，在推荐考军校的名额时，二哥榜上有名。

父亲这种严格要求，也让我们在部队更守纪律，更能吃苦。我们兄弟三个在部队陆续考上了军校成了军官，与父亲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部队作风有着很大的关系。

父亲一次次送我们离家归队，对这个熟悉的车站也有了一份浓郁的情愫。那个时候车站一天才路过几趟车，我在车站等了大约三四十分钟，车没有来，却看见父亲快速地骑着自行车飞了回来。父亲停住自行车，把一兜子甜瓜塞给我，说你母亲生病，也没有给你带吃的，你在路上吃点瓜果吧。我心里热热的。

转眼我当兵三十年了，也到了父亲当年的岁数了，而父母亲却已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这些年，我也像父亲一样，每天送女儿到学校门口，即使女儿有时头晕，我也坚持送她去上学。女儿开始实习了，我早早地起来，送女儿到地铁站口，目送着她走向社会开始人生。我终于感受到了当年父亲送我时的心情。

爱是一种藏在心里的暖流，它不用说出来，它流动在我们的血液里。回忆起那个连站牌都没有的车站，那个父亲接送我们的车站，它永远屹立在我们的生命里。

爱，或者遗忘(外四首)

■贺红

凋落的月季花瓣顺水漂流
冬天的河流瘦成一个笔画，河床宽阔
花梨木的床，一米八宽
躺床上，她也是一条清瘦的笔画
余下的部分放诗、书、画
以及换洗衣服和一只猫的呼噜
粉紫的床单、被单和枕头套是新的
书香和墨香是新的；幽思和冥想是新的
就连发呆时空洞的眼神也是新的
身上一套橘黄色方格睡衣褪色，样式陈旧
被视为前朝遗物。羊皮吸顶灯上
流苏晃动，撩起往事一角
依稀，一个女孩拿画笔
在每个橘黄色方格里，写相同的字

莲花路

莲花路上，行人顾不上步步莲花
荷风，荷语是一种意识存在
人间烟火薰陶出凡夫俗子
举止，做派，约定俗成
是大脑动脉血管里几截堵塞
木耳边裙裾飞扬，亚热带飓风
席卷阳春白雪，下里巴人
车辙，履痕和宠物蹄印重叠
绘出天气预报里的高压脊，低压槽
38度高温，受副热带高压主宰
小狗陌陌躺倒耍赖的地方
一字排列着小馆子、阿田大虾
和谷雨茶楼。虾穿行于时光隧道
雨前毛尖在壶中恢复记忆
馒头蘸酱里，辣椒酝酿一场暴动
点燃舌尖上火，需调动绿豆粥镇压
莲花路，一条高低错落的五线谱
谁作词？谁谱曲？谁弹奏

腹部的疼痛

腹部的疼痛和夜一起深入时
一把刀子的刃越磨越利
脑子里蹦出凌迟、车裂和五马分尸
血淋淋的词语，更有坍塌和崩溃
夜深，疼痛不受干扰，疼得更彻底
类似孕妇分娩前的阵痛
让我倍感羞耻，就像杜撰疼痛
躲在妇产科病房滥竽充数
骗取廉价的问候、探望和褒奖
我土壤贫瘠，再长不出一棵禾苗
此刻，腹部上演《西游记》
悟空正舞动定海神针，翻江倒海
我戴上月光面具，看人情如纸
眉骨紧锁，和东施效颦无关
一只蝉开启黄金屋天窗，走出去
是幻象，还是痴心梦想

无题

雨声踩碎灯影，钟摆摇动
夜的心跳是一种共鸣
落叶，蝴蝶，以及翩然而飞的词语
堆积成叙事诗，主人公铁名
风朗诵，耳朵留声机反复播放
生了茧子的记忆被雨刷清屏
温润嘴唇理疗紫外线灼伤的肌肤
粗糙手指足以把额头褶皱熨平

把割草机写进诗歌

割草机的喧哗，和蝉在枝头的噪聒
是这个夏日一首跑调的歌
剪下张扬的、不安分的部分
剃了小平头的草坪，吸更多热
蘑菇伞撑起一小片凉荫
是蚂蚁们的避难场所
被割草机规范的臣民循规蹈矩
蚊、虫、青蛙、蛇失去乐园
受惊吓的野兔，慌不择路
高温酷热，强对流天气，不多久
雨水葳蕤的草地，又成一群
无人管束的野孩子，见风就长
割草机在一首歌里等它们